



海豚书馆

林行止

远游·鹅肝·松露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02

远游 · 鹅肝 · 松露

林行止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游·鹅肝·松露/林行止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10 - 0500 - 7

I. 远 … II. ①林…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182 号

书 名: 远游·鹅肝·松露
作 者: 林行止

责任编辑: 王 玮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3.375
字 数: 45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500 - 7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 录

巴尔干觅松露 (1)

行走在奥地利 (14)

追随彼得·梅尔的足迹 (41)

巴尔干觅松露

一

去年十月中旬和友人去了一趟西巴尔干半岛，走马看花地遍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国两府，近日传在内战边缘）、斯洛文尼亚、黑山及克罗地亚。上述四国是一九九二年南斯拉夫正式解体成为六国中的四国，其余尚有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分两个自治区）。南斯拉夫“六国咄乱”，正是独夫一去，大树飘零的写照。铁托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任总统期间，铁腕治国，把斯拉夫各小国统一起来，组成一个联邦大国；一九八〇年五

月去世，南斯拉夫便走上分崩离析之路！

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此地因种族冲突爆发引致西方国家介入的战争，不少地方特别是波斯尼亚和黑山如今仍随处可见炮火枪弹摧残的颓垣圯塔，即使表面看一片祥和的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我们在大街蹒跚，导游也会突然在一个“潮人”熙攘的新“蒲点”冒出一句“此地曾血流成河……”。走在波斯尼亚受独立战火摧残的 Mostar 街巷上，沿途小摊子摆卖炮弹壳改装的玩具和枪弹壳改成的笔杆，令人对战争残酷战火无情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这种种不愉快的战争痕迹并未败了我们的游兴，以大多数参加过这场内战的“土著”不欲谈此伤心往事，而在陌生旅人之前，他们对政治的表现是轻描淡写，并不热衷。这几个前南斯拉夫联邦小国水秀山明，真正是国破山河在，而由于“开放”稍迟，受商业化荼毒未算深刻，有很多令游人涤尽烦嚣的天然景致和发思古幽情的山道废墟。

南斯拉夫的山水以保持原始风貌闻名于世，欧洲十大景点中，此中华岛（Hvar）与贝忒湖（Lake Bled）占其二。无论在岛上、湖滨或港口的沿岸道上，俱见云淡天青、苍峦环翠，缀以黄红绿相间的初秋叶色，令人悠然；那些被内海湖泊包围的小城古镇，虽无亭台楼阁装点，却有远近教堂尖顶耸立相衬，高高低低的红瓦小屋，在偶闻回荡的钟声里，临江清澈，游鱼可数，恍若此中有灵，呼之欲出；偶遇斜阳衔山，余晖被天，倒影入湖，真不知人间何世！铁托统治南斯拉夫近四十年（从总理到总统），在国内建有别业十余处，其一正是我们在 Bled 湖入住的酒店 The Vila Bled Hotel。酒店位于湖心小岛，其外观其装潢都算不上奢侈华丽（颇如内地的国宾馆），惟石墙掩映在树丛之中，而湖光潋滟、水不兴波、一望皆绿，别具幽雅之趣；酒店内有星级餐厅，上菜略慢惟烹调水准不差。

写到此处，有三点感想。第一是“商业化”的确破坏了山水的原貌，然而游人都是“商业化”

的一部分；在保持原始风貌与推动旅游之间该如何权衡轻重，与农作物应否放弃化肥回到从前的有机化出产带出的问题相近。

第二是天下胜景一样秀美，上文所用的形容词大都是拾先人牙慧（记不起做“文艺少年”时在什么游记之类的文章看过），但又觉颇为合适，尤其是游伴众口一词，认为克罗地亚高原地区比域治国家公园内已被联合国列为自然保护区由十六个湖泊组成的 Plitvice 湖，其山光水色以至湖泊布局，实与九寨沟非常相似。当然此地游人尤其是现在已过旺季而不及九寨沟之十一，对九寨沟赞美之词用于此地，一样贴切。写惯论说文的笔者，写游记无法跳出先人窠臼，以珠玉在前绝不易有所创新。

第三是此间的海水湖水河水皆清澈见底，游鱼游弋，一一可数，游人近观，游鱼齐聚待食……这令笔者想起“水清无鱼”这句成语，便如“枯木逢春”和“滴水穿石”（水滴于石必成水洼而无法穿石）一样，均为文人雅士想当然之作，与现

实并不相配。“滴水”固不能穿石，根先腐而后木枯，“枯木”当是死木，又怎会在春天再发新枝？“水清无鱼”当然亦是笑谈！

二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的内战，令这几个从南斯拉夫分解出去的巴尔干半岛小国，错失了柏林围墙被推倒后第一波经济开放的好处。此后大局初定，外国游客和外国投资陆续而来，但由于起步较迟，其经济发展遂比其他变天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略逊。

据二〇〇八年资料，在这数小国中，以自然美景为人乐道的克罗地亚经济比较发达，惟其工、农业均乏善足陈，经济支柱是旅游，其服务业占GDP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工业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农业百分之六），是年人均收入以货币平价计为一万八千三百美元，以世界水准属中级收入，但在该区已算不俗。

在欧洲乡间旅行，最大的感受是触目所见皆

是天主教堂，它们已成旅游景点，亦有改为“的士高”及杂货摊，这大概便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计划外的结果”，千百年前教会有抽“什一税”（tithe 为古英文，即今文的 tenth，“典”出《圣经·创世记》第十四段第十八至二十节）的特权，财富多得用不完，便把部分用来兴建教堂，当然亦有少数是天主显灵有财有势的信徒为“酬神”而斥资兴建……巍峨壮观华丽的教堂在政教合一期起了重大凝聚信徒崇拜上主的功能。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抬头，宗教式微，教堂渐被冷落。意想不到的，现在它们却具吸引游人特别是天主教徒的作用……由是带旺旅游业，真是意想不到。

克罗地亚与意大利毗邻，隔海相望，长期受其统治，天主教堂更是数不胜数，我们路过人口不足八十万的黑山共和国，其临海重镇 Kotor 如今是人口不足五千四百人的山城，竟有十七座天主教堂！

经营已被废弃即再无传教士长驻亦无周日“崇拜”的教堂，殊不容易，以其“楼底”高及

“收藏宗教艺术品”无数，俱为“无价之宝”。为了使之能发挥吸引游人的作用，必须定期维修，而代价不菲，这许是有些租给商人改为“的士高”或杂货摊的原因。不过，以欧陆为例，大部分国家都征“教堂税”（Church Tax）或“聚会税”（Congregation Tax），税率在入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之间，笔者手头仅有的资料为二〇〇二年德国的“教堂税”达八十五亿欧元（政府从入息税中拨约百分之九作为维修教堂专用）。欧洲人出生后多数自动成为基督徒，除非正式向政府办理退教手续，不然，交“教堂税”责无旁贷。然而，由于教堂太多太旧，支出繁浩，政府只好在一般税收中拨款以补“教堂税”之不足，如此一来，非教徒亦难逃税网！这当然亦是“计划外的结果”。

三

克罗地亚物产不算丰富，惟以海产出名，以其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及沿岸众多小岛皆盛产鱼及贝壳（未曾见的似乎是蟹），应该强调的是，这里

的海鲜在海里确十分肥美，一入厨房，便被糟蹋掉。此地虽近意大利，其烹调亦有意风，然而吃起来浑不是那回事。我们多次在名店进食，可惜所有海鲜都吃不出味道（也许该说是同一味道），不同的鱼、虾和鱿鱼与淡菜等共煮，调味品与火候相同，你说“可口度”有多高？如果有粤厨来此开业，当有用武之地。不过，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广东人的烹调方法不一定适合土著和欧美游客的口味。尚幸笔者对克罗地亚的菜肴没有任何期待，能够在贝忒（Bled）和杜布隆尼克（Dubrovnik）吃到“合格”的菜式，而专程去 Ston 品尝薄有名气的 Ston 蚝（其壳比常见的蚝软）亦不算差，在食方面，总算没有失望。

克罗地亚虽以山光水色闻名于时，但我们——最低限度是笔者夫妇——此行的目的在入林觅松露菌。克罗地亚盛产松露菌，历史悠久，然而它被写入松露菌地图，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事。这即是说，对不是职业食客如笔者，与闻克罗地亚松露菌，最多不外是十年左右而已。

多年前在意大利托斯干山区初尝刚刚“出土”的白松露菌，为其幽香倾倒；新世纪以来，笔者和友人多次组团在欧洲山区步行，便有在林中碰上觅菌者的期待，当然完全落空；为了一穷究竟，笔者数度要求向导组织一次觅菌行（truffles hunting），都无下文，以成行不难但无法保证有收获，“在商言商”的向导当然不想客人扫兴，遂不了了之。

此次来盛产松露菌的克罗地亚，当然要一尝夙愿，旅游公司一口答应，但声明是示范（demonstration）而非寻觅（hunting），横竖什么都未试过，这个主意听来亦不错。示范的做法是觅菌者（hunter）在此前把松露菌埋于地下，然后于旅人面前放狗入林寻觅。那天早上在斯洛文尼亚游览了世上最大溶洞 Postojna Cave（软件服务如洞中有轨电车惊险百出大有改进余地）之后，我们重回克罗地亚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此地与意大利既为近邻又与威尼斯隔海相望，“风光如画”，为最热门的旅游地点，惟此时已非旺季，不见什么

游客。我们在小村 Livade 郊区落车，其时大雨方歇，泥泞满地。我们被领进树林，觅菌者早已带领二狗“恭候”，彼此寒暄后便放狗觅菌。狗只在湿漉漉的地上左嗅右嗅，不数分钟便有所得；觅菌人以说时迟那时快的速度，把松露菌从狗口中夺回，在胸包中取小块面包作为奖励。觅菌者给笔者一粒大小如栗子的白松露菌，要笔者随意把之埋于狗只视线外勿超过一英尺深的泥地下，然后放狗觅之。笔者埋菌后覆以厚厚的落叶，也许埋得较深较隐蔽，二狗忙嗅十多分钟才得之；而期间它们发现一粒亦如栗子般的黑松露菌，是意外收获。此次示范在一片白橡林（White Oak，克罗地亚文 Bijeli Hrast）进行，这令笔者对把 truffle 译为白松露菌是否正确存疑，因中文会使人联想到唯有松下才有此菌类植物，事实并不如此。

四

克罗地亚盛产松露菌，黑白皆有，且质量极高，可与“世界第一”的意大利阿尔巴（Alba）